

## 等待那片月光

每年的中秋之夜，我都在等待那轮圆月。只有圆月的夜晚，我才好走到室外，走向旷野，去追寻那片属于自己的月光。

怕是触发伤感思绪，一连几个中秋，圆月似一位羞涩的少女，总是躲在黑色的天幕之后，任乌云从眼前掠过。眨眼，筛过的月光从云层缝隙里放出一丝光亮，仍看不清眼前的一切，只能坐着、等着。

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当我站在故乡的原野，看到那里正盛开着满天繁星，灿烂的光芒照亮了那片天空，耀如白昼。我知道，那是城市之光，不同于乡村的异域之光，我曾料想，那充满诱惑的奇妙世界，我能走到那里去吗？于是，一个青春年少的梦幻开始发芽，在兄长的引领下来到城里寻找前程，寻求父辈的希冀。在行政的路上，唯恐四顾不及，我只得在人与人之间隐秘关系中沉浮，在名利争斗的夹缝中生存，在挖空心思的公文中消神，连同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在一瞬间挥洒殆尽。背上的行囊还是离家时的

## 观雨

周日来到乡下，我坐在农家小院的大门口，看着外面的小雨，断断续续地下着，心里的思绪便翻腾着。

对于雨，各人的感觉是不同的。因人而异，因心情而异。人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这雨便让人的心情更加潮湿，难以振作起来。而心情好的时候，只觉得这雨后的空气格外的清新，让人感觉神清气爽。而对于劳作的人，所想到的是与劳作有关的事情。农民想到是雨的滋润，想到粮食的丰收，想到劳动的方便。民工看到的是，雨淹没了它的时间，流去了他的收入。

小时候我是盼下雨的，下雨的时候，我可以停下手里的活计，静静地坐在家里的的大门口，看外面的雨淅淅沥沥地下，心情也格外的愉悦。就想着，下一天，我就可以休息一天，下一月就可以轻闲一月。我当然不会去想，如果真的下一月会有怎样严重的后果。

## 金秋季节

当大自然用他那神奇的大手笔把大地涂绘出一大片一大片的金黄时，这个季节就开始到来了。这个季节不像春那样张扬多变，不像夏那样热烈奔放，不像冬那样内敛沉郁，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秉性和魅力。

当黄色的蝴蝶纷纷从树上盘旋坠落时，这个季节也正慢慢地向你大步走来。她的清风吹拂你，不是很湿润但感觉有丝丝凉意；不是很激烈但觉得有些许劲道。风中常夹杂着桂花的清香，柿子的甜香，稻谷的沉香，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醉人的芳香。此时，憩息了好久的镰刀开始闪亮登场。沉甸甸的金黄的稻谷被拦腰抱起，伴着轰鸣和欢笑，被大手们亲切地抚摩和细心的珍藏。一粒粒滚圆的大豆在欢欣跳跃，一串串饱满的花生在露脸展示。大树下已张开了床单，竹竿在枝叶间游戏挥舞，下起了好大的“桂花雨”。另一群树林下，孩子们时而扬起渴望的小脸，时而低头四处寻觅。一阵风吹来，有咧开嘴的刺球和红褐的栗子叮叮当当地砸下来，孩子们不觉得

## 再梦娘

我又梦见了娘。梦中的我是小小的我，娘是年轻时拍的娘。娘和我在娘的老家里。娘站在不知是谁家的老屋大门前，正和她的侄女儿和侄媳妇们说笑，说些什么听不见，娘在笑，很开心的。

娘的老家，也就是我外公的家在汉水边，离武汉很近，几脚路，不到二十里。

每次回去，娘大多带我去，哥和弟总是哭瘪了嘴跟在娘背后跑好远。记得娘第一次带我回去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的那年，我们坐着押送犯人的车到武汉时是晚上，汉口的大街上尽是游行的队伍，娘抓着我的手几乎是拖着我走，过街穿巷到我姑太那里去。姑太住在六渡桥牛皮巷，离孙中山的铜人像不远。我们每次回去都得在姑太那里过夜，第二天才回老家下去。姑太那儿是汉口的中心，寸土寸金，窄窄的巷子，密密的房子，姑太好象只有两间房，很小，烧火做饭在楼梯间。也不知我们每次去是怎么睡

家什，翻捡岁月的古董，发现那些东西已沾满了灰尘，原来那些最纯真最朴实的珍藏已经丢失，不复存在。双手空空，重新回到离家时的启程，已过中年的心只装满了世态的冷暖凉凉。

一条洒满月光的小路，正舒展着长长的身躯，穿过原野，伸向故乡。月光照满了清澈的河面，散发着点点星光，凉风吹拂，使我酒热的神经开始清醒，撩拨起最深沉、最广阔的乡愁。此时，圆月当头，浓浓月色紧紧包裹着我，进入了一个仙人合一的幻觉世界。我看到故乡的小屋，正午的鸡鸣声，还有烟囱里飘着炊烟，弥散着温热的饭香。接连不断的犬吠，知是客人来到，于是，餐桌端上了绿绿的菜肴，还有那醇香的米酒。浪拍河堤，声声在耳。双桨呀呀，渡口横泊着古朴的生活。乡村的月夜也是异常的宁静，左邻右舍如井字连接着，构成了邻里间圆月般和满的情谊。每每此时，东家一罐汤，西家一锅肉，趁着月色正浓，盛上一大碗，端到邻居家，

直到现在，我还是喜欢下雨的天。下雨的时候，心情格外清新。我特别喜欢坐在窗前看雨，看雨打在水面上或者路面上激出的朵朵雨花，看雨落下后慢慢地汇成水流，一股股的小水流又汇成大水流，欢快地向前流动，把路面的垃圾杂物冲得干干净净。也喜欢听雨落在树叶上发出的淅淅沥沥地低吟，听雨打在瓦屋上发出的炒豆子般的高唱。即便是半夜，如果是下起雨来，我会起床站在窗口，静静地聆听雨的心声，尽情观赏雨的舞姿，这是一曲歌与舞的曼妙演绎，让人陶醉其中……

雨是有感情的，带来不同的雨便传给你不同的感受。

夏雨就像一个性格暴躁的汉子，它要么不下，要么不停。它总是夹杂着雷鸣，高举着闪电，咆哮着从天而降，仿佛要吞噬整个世界。当它来到地面汇集成洪流的时候，势不可挡，山垮

徐大发

痛，只顾嘻嘻哈哈地争抢。晚上，妈妈的铁锅里传来栗子的爆鸣声，开嘴的栗子露出金黄的米粒，诱人的栗子满室飘香……

人们把一轮金黄的思念写在天上，把一枚喷香的团圆吃下肚去。品咂着，回味着，怀念着……那个游子，那个旅人，那个故人，你在远方还好吗？此刻，你是否也象我一样有了相同的乡思相同的梦？

人们煮一壶米酒，摆一盘棋子，读一本好书。闲聊着，总结着，思索着……这样的场合，这样的景致，这样的时光，你有着怎样的感怀？此刻，你是否也象我一样有了相同的体验相同的乐？

这个季节，天很蓝，水很清，气很爽。晴天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

这个季节，酒很香，鱼很肥，果很实。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正是橙黄橘绿时。

这个季节，人们在收获成功的快乐的同时，也在收获着自己金色的人生。

（作者单位:通山县大路乡青山城中学）

的，大概我是和我表弟挤着睡，娘和姑太坐着说话，一说一晚上，她们总有说不完的话。

娘的娘家人很多，娘是第八个，上手有六个哥一个姐，还有一个妹妹。我的外公没读过书，重男轻女，除了舅舅们请先生取名外，我娘我姨妈都没有大名，我娘就叫“老八”，小姨叫“老九”。我娘的大名是我父亲取的，外公家里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，每次见面，我的那些舅舅们还叫我娘“老八”。外公家大口阔，我娘小时候很可怜，吃了好多苦，八岁放牛，十六岁出嫁。

到现在我都没十分清楚我娘为什么喜欢回老家？要知道，回去一次可不容易了。路费不说，就是给那些舅舅送礼就不轻松，一家一份总得拿得出手。记得那时有好东西都留着，什么茶叶，什么瓶子酒，还有点心之类的，如果我们偷着吃了，那一顿打是跑不了的。等到攒够了六七份，娘就又想回老家了。

宋金光

互传乡情。一家来客，整个村子便喜闻肉香，酒量大一点的，还可以成为坐上宾和客人共醉。

我面对故乡的方向凝望着，那不时闪动着星光该是我生命的星宿吧？我来到门前，月光笼罩下的小屋已紧锁着门扉，不见月亮下的投影。父母勤劳一生，善良为本，辛劳耕作，普惠后生，最后累倒在堂屋，被人抬起融入泥土，头枕着风雨，在无边的旷野，孤零零地守着日月星光。现在，我已挣脱宦海的羁绊，用颤抖的心打开故乡的门锁，拥抱那轮满月，离父母近些，好让父母听到我走近的脚步声和亲情的呼唤。

暂且吟唱一下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吧，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……”

等待那片月光，好让我看清故乡的小路，看清故乡的方向。月随人移，踏着月色，走在回乡的路上。

（作者单位:崇阳县农办）

王战强

了，堤溃了，房倒了，庄稼淹了，村庄没了，让人感到无限的恐怖。

而秋雨则是夹杂着秋风，冷冰冰的雨点，凉飕飕的风，让人透心的寒。雨点打在落叶上发出阵阵的哀鸣，寒风吹过窗户，发出声声的怪叫，夹杂在一起让人感到阵阵的凄凉。这时，所有的落寞和伤感，涌上心头。尤其在黑夜，这种感觉更加激烈，人便被压抑得似乎要窒息。

只有春雨最惹人喜爱。绵绵的春雨不紧不慢，不猛不烈。你承受着它，它便抚摸着你，你观看着它，它便轻舞着自己。当春雨落下的时候，沉睡的万物便会被唤醒。无数鲜艳的花朵张开了笑脸，无数的树叶睁开了眼睛，一个春的世界来了，带来无限生机和希望。

雨，下尽了，乌云渐渐散去，万缕金光洒向大地，透出了七彩的天空……

（作者单位:通城县审计局）



阿木

娘每次回老家，见到她的哥哥和嫂子一个个走了，她哭着进门哭着回来，喉咙总是嘶哑的，可下次一有老家的讯息，她又不辞辛苦地去了，直到她病危之时，她还一遍又一遍念叨着她的老家，嘴里说的都是她的哥哥嫂嫂。

娘说：“亲戚如血脉，不走动，血脉就不通。”我知道，娘的亲情很浓，老家是她一辈子魂牵梦萦的地方。那些亲戚对她也很好，她老人家一过世，她的那些侄儿侄女和侄媳妇几十人连夜包着车子赶来送她，个个哭得比我还伤心。

再次梦见娘，娘在她的老家。我知道，娘去天堂之前肯定去了她的老家，见了她那些过世的久违的亲人，她的爹，她的娘，还有她的哥哥嫂子女们。我想：娘见到他们肯定还是先哭后笑，一夜一夜说着永远说不完的话儿。

娘离我走了，我却在这里想着她。我还会梦见娘的。

（作者单位:通山县文联）

## 清平小巷

程乃平

一个夕阳温煦的黄昏，有清凉的小风时时吹过来，我独自走进了一条幽深的小巷，一条在这个热闹的小城内深藏不露、有如世外桃源的小巷！

我是被一丛凤尾竹吸引过去的。一条石砌的小路在一丛凤尾竹下蜿蜒向远方，路的两边都是高高矮矮的石墙，半掩着大大小小的庭院和庭院后或豪华或朴素的民房。

小路像一条青灰色的飘带，看不出飘到了哪里。两侧参差多姿的围墙上爬满了各种藤蔓，有怒放的凌霄，娇艳地燃成一大片；有开着杏黄大花的丝瓜和南瓜，并不以身份卑贱自畏，与那盛气凌人的凌霄花一样昂然地在墙头蔓延。还有高高矮矮的树从墙内探出头来，用满树的花和叶遮蔽窄狭的小路。树的名目繁多，有垂挂着小果的石榴，有顶着繁花的紫薇，有清香细细的木槿，有花落结籽的栀子，有挂满小扇的银杏，更多的则是枝叶葱茏的桂树……完全是两道枝封花裹的画墙呀！淡淡的夕照下，那种奇特的美是如此摄人心魄，让我久久伫立，恍入梦境。

我如痴如醉踏上宛如飘带的小路，就像是一个梦游者被看不见的精灵牵引着，只是轻飘飘地踏步向前。

出现在我面前的第一个庭院是一方打理得非常整齐的小菜园，红薯的藤蔓和竹叶菜占了三分之二的面积，绿油油地长势喜人；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整齐精神地分三畦立着，开着花，有的刚刚结实；丝瓜、南瓜、扁豆一溜儿顺着围墙排过来，满墙的绿色……一年龄与我相仿的妇人正理头侍弄她的菜园，薄薄的花衫被汗湿贴着手丰腴的后背。我怕惊扰了她，想跨过院门，偏巧她抬起红润汗湿的脸。看见我，她微愕。我赶紧赞道：“你的菜园种得真好！”她灿然一笑，道：“苕叶尖和竹叶菜又多又嫩，摘点回去炒菜吧！”这一下是我愣住了，为她对我这陌生人的友善。

我谢绝了妇人继续朝前走，一路分花拂叶，如历仙境。又到了一个小小的院落前，院子后是一排三间小平房，旧墙旧瓦；左拐“七”字形建了一间小坡屋，倒是刷得粉白粉白的。小院有点荒杂，因为树下长了很多的杂草，小路在其中若隐若显。就在平房的门口，一幅生动的画面再次让我如在梦中：一把小小的竹靠椅上，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婆婆端坐着，而老公公站在她的身后，一手抚着老婆婆的头顶，一手拿着木梳一下一下慢慢地轻轻地梳着她的长发。夕阳独立慵懒地照着这小小的庭院，照着这相亲相爱的老夫妻……我的心弦被一双看不见的点拨动，震颤不已，热烈的泪也无声地涌出。

我又怕惊破了这梦境一般的画面，只是凝神屏息走过去。走了没几步就听到一种很熟悉的声调，很明显，是一位母亲在逗弄她的幼儿。

果然，在一个三层楼下的庭院里，花树繁茂、几墩整洁；围堵上盖了绿色的琉璃瓦顶，左右墙角很严整地搭着葡萄架；一条一米多宽的直道，用五色鹅卵石铺就，直接廊下大理石台阶。一名衣着素雅的少妇正坐在一把白色的藤椅上，撩起上衣为怀里的婴儿喂乳，双眼望着婴儿，嘴里逗弄着他，脸上的表情温柔而幸福。

我继续顺着浅灰色的飘带漫步，在那一张张画稿似的小院里，我看到了围着小方桌写作业的小伙伴们，看到了一边绣十字绣一边闲聊的姑娘们，看到了坐在小石墩前下象棋的老汉们，看到了在大樟树下一边搓麻将一边高谈阔论的家庭主妇们，还看到了蹲在草窠里专注地捉虫子的小男孩……

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，我走到了街上，那条小巷在我的身后倏然隐没，就像是一个美梦在我醒来后自然消失。

走在纷闹的大街上，我依然如在梦中，几次回望，不敢相信那条小巷的存在。我忍不住思忖：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固然是流芳千古，倘若有丹青妙手以这条小巷为题画一幅《清平小巷》，未必就不能获后人芳心。

（作者地址:温泉马柏大道）